

彭賊黑六篇及其他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彭真黑货示众

上海革命中教联造反兵团(中教联)
上海图书馆《文革风雷》編輯室 編印

一九六七年七月

26
D6
164

最 高 指 示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代 序

旧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經常在干部中肉麻地吹嘘自己，为篡党、篡国制造輿論。事实上，旧北京市委的主要負責人，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历史上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投降主义者，是资产階級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

抗日战争初期，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晋察冀边区执行的是王明的“一切通过統一战綫，一切服从統一战綫”的投降主义路綫。

解放战争期間，他在东北又变本加厉地繼續执行王明路綫，执行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投降主义路綫。他反对毛主席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反对林彪同志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国际活动中，也背着中央散布了許多抹煞階級矛盾，取消階級斗争，美化资产階級，美化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論。他吹捧叛徒鉄托和赫魯晓夫，吹捧某些国家的资产階級反动派，干了許多投降主义的勾当。

现在查明，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早在抗日战争前，就在獄中自首变节，出卖同志。这个叛徒，后来又同党內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互勾結，包庇重用一批叛徒，把他們安插在党政軍的重要領導崗位上。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紅卫兵小将們挖出了我們党內的这个大叛徒集团，是一个丰功伟績。

——摘自“謝富治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目 录

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罪状录	1
(1) 彭真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破坏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2
(2) 彭真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罪魁祸首	4
(3) 彭真对抗二十三条，反对城乡四清运动	11
(4) 彭真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 的理论。反对突出政治，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	15
(5) 彭真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 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	19
(6) 彭真抗拒中央，搞“独立王国”	21
(7) 彭真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23
(8) 彭真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	25
(9) 损公肥私，过着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生活	28
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社教运动中的黑报告	33
(1) 彭真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	34
(2) 彭真在市委全会(扩大)上的报告(纪要)(一九六五年 一月二十三日)	50
(3) 彭真在通县地区四级干部会上的讲话(纪要)(一九六 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58
(4) 彭真在市委农村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一 九六五年二月五日)	72
(5) 彭真在农村四清分团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 二月十八日)	81
(6) 彭真在分团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五月四日)	96
三、揭露彭真两次山西、晋南之行的阴谋	106

(一) 晋南“視察”活动概况·····	106
(二) 彭賊晋南“視察”所犯的滔天罪行·····	109

附件一：

一、彭賊两次来曲沃活动,开支經費达 4944.14 元·····	119
二、彭賊之母两次住院开支达 2389.07 元 ·····	120
三、地委县委的一些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彭賊之母看得比他們的亲祖奶奶还亲。送布票 119 尺,发工资送礼 1634.50 元,供白面 1680 斤,食油 87 斤等 ·····	121

附件二：

一、彭眞在侯马市委董启民汇报工作当中的插話記錄 ·····	121
二、彭眞对侯马公社干部講話 ·····	125
三、彭眞在扬談大队視察期間所作的重要講話与插話紀要 ·····	127
四、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侯马招待所吃午飯时談話 ·····	129
五、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侯马招待所吃晚飯时談話 ·····	131
六、彭眞听取周明山、孟凤鳴汇报时的插話記錄·····	135
七、彭眞对埕上社員的講話 ·····	143

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彭真罪状录

前 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彭真就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是前北京市委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子。他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他把前北京市委搞成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反革命的独立王国，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和组织准备，妄图达到篡党篡国篡军，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

彭真是混入党内的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是在党内隐藏了很久的大定时炸弹。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支持下，北京市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的党的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把它挖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巨大胜利。

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对这个大党阀、大野心家的反革命滔天罪行，进行了坚决的揭发批判和斗争。

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乘胜追击，把反党头子彭真彻底斗倒、斗垮、斗臭，彻底粉碎他的反革命阴谋，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1) 彭真恶毒地污蔑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力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彭真经常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竭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提做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污蔑毛泽东思想仅仅是“给马列主义增砖添瓦，没有谁高谁低问题”。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话是“老生常谈”，是“豪迈的空话”。

一九五七年彭真在北京市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攻击毛主席说：“有人说，十五年来，创作界为教条主义所统治，没有好的作品，没有好的作家’十五年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来的十五年，这期间有没有好作品，好作家？没有。以后是否有？大家可以研究，我不愿武断，不愿批评。”

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团市委开扩大会议，很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毛主席是当代世界革命的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彭真看了会议简报后，却说“给毛著打分，说谁是最伟大的，好象我们在那里争地位，教师还要看看作业才打分呢。”“谁第一让别人去说，作业还没有做完，还在写嘛！”这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黑话。他又别有用心地说：“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提法不一定合适，容易引起纠纷，如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讲得很透；帝国主义论，列宁讲得很透；不需要再讲了。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说，如哲学应以《矛盾论》为纲，因为矛盾是核心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要提为纲，容易使人接受不了，毛泽东思想是不是‘理论’应当讨论。”他还说：“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都是毛泽东思想，写了一篇文章都是毛泽东思想，容易庸

俗，到处貼标签。不要名‘浮’其实，要名符于实，有实无名不要紧，只要我們的事業前進了就行了，不要追求虛名。”这是对毛澤东思想的极大污蔑和攻击。

今年一月彭真在一次報告會上說：“說毛主席正確，並不是說他每句話都正確，而是說毛澤东思想是正確的。”這是彭真向毛澤东思想放出一支惡毒的冷箭，是披着擁護毛澤东思想的外衣，干着反革命的勾當。

彭真一貫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反對廣大革命群眾掌握毛澤东思想。一九六四年八月，團市委給彭真匯報畢業生的思想情況，彭真在插話中，只字不提學習毛主席著作，却別有用心地說什麼：“白區的知識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看進步的文藝小說。”一九六一年初，中宣部寫了一個報告，污蔑廣大工農兵群眾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簡單化”，“庸俗化”，是“實用主義的典型”等等。彭真看了十分感興趣，拿起筆來就批發全國各地，利用職權，盜用中央名義，來抵制和反對工農兵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一九六二年市委擴大會議時，彭真在會上不提學習毛主席著作，却讓大家學習他所寫的《前綫》發刊詞，宣揚“不要做氫氣球，隨風飄”，是企圖誘使大家脫離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不要跟着毛主席走。彭真還經常講：“書不用讀多了，讀通了一本就行，我就是從前在監獄里弄到一本《費爾巴哈論》，反復念了多少遍，我的理論基礎到現在還是靠這些。”他這樣說一方面是自我吹噓，但更主要的是以此來達到他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目的。

彭真在去年三月二十三日，他找全總負責同志去研究工作時，講了上萬言，却閉口不談工會工作怎樣實行毛澤东思想掛帥，怎樣組織職工大學毛主席著作，怎樣大抓階級鬥爭，而是反來復去講什麼：“要把群眾工作活躍起來。”

今年三月中央工業交通會議期間，中央負責同志要求全黨把工會辦成活學活用毛澤东思想的學校；並且對工會其它工作做了重要指示，但是彭真卻極力抵制中央的指示，不准向下面傳達。

彭真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懷有刻骨仇恨，他利用各種機會，採取卑鄙手法對毛主席進行惡毒的攻击。他經常用影射，借古諷今的手段，污蔑毛主席；他還經常造謠，把他自己的話和毛主席的話混在一起，魚目混珠，

混淆視听。彭真这一套鬼把戏，只能暴露他反革命的丑恶嘴脸，絲毫无损于伟大导师、伟大領袖、伟大統帥、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光輝形象，絲毫无损于我們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誠、无限热爱、无限崇拜。

(2) 彭真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綫、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 魁祸首

一、对抗毛主席指示、包庇吳晗，极力把吳晗 的政治問題說成是“学术”問題来討論

彭真不准北京日报轉載姚文元同志 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去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在《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批判吳晗《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后，彭真指示《北京日报》不要轉載。这是明目张胆地包庇吳晗对抗中央。

彭真和邓拓共同制造出包庇吳晗的 《从〈海瑞罢官〉談到道德继承論》

当吳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被彻底揭出来的时候，彭真匆匆忙忙地要邓拓写“批判”吳晗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談到道德继承論》。在这棵大毒草出籠之前，他还煞費苦心地为修飾这篇文章提出了一百多个問題。极力地把吳晗的政治問題拉向“学术”討論。

《評吳晗同志的历史观》是 彭真同李琪合謀抛出的一株大毒草

去年十二月前市委扩大會議快要結束时，彭真要李琪配合邓拓的《从〈海瑞罢官〉談到道德继承論》，从另一个“学术”角度写一篇“批判”吳晗的

文章，再一次为吳晗問題定調。李琪立即放棄一切工作，日以繼夜地赶写了一篇《評吳晗同志的历史观》，把吳晗的政治問題拉向历史观問題。吳晗看到這篇文章以后，說：這篇文章同向陽生、方求的文章，对我的帮助最大。吳晗这个反面教員，給我們証實了，彭真同李琪合謀拋出的这株大毒草是在轉移視線，給吳晗送救命圈。

彭真亲自指揮民盟“批判”吳晗，是个 “金蟬脫壳”的大陰謀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同志批判吳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打中了吳晗的要害。

四月三日，彭真召集前市委負責人在家密謀，布置假批判真包庇。

十日夜，彭真叫崔月犁找民盟負責人，要民盟赶快开常委会“揭发”、“批判”吳晗。

从十二日到十六日民盟連續开了三天“批判”吳晗的会。每次会后都要連夜把情况急速向彭真汇报。他們这样急急忙忙地搞假批判，是为了配合四月十六日发表《北京日报》的編者按，搞舍车马、保主帅的大陰謀。

吳晗的所謂檢討是怎样出籠的

从去年报刊上展开对反党分子吳晗的批判后，吳晗写的几次檢討稿，都送彭真、刘仁、邓拓等过目，崔月犁还經常派人去看吳晗，每次看吳晗的情况都向彭、刘汇报。

去年十二月中旬，反党大野心家彭真亲自对吳晗面授机宜后，吳晗便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評》的假檢討，繼續向党进攻。

今年四月，彭真迫不及待地亲自指揮搞了一出民盟“批判”吳晗的假戏。十七日又派崔月犁去找吳晗談話，十八日匆忙地要民盟开会让吳晗作假檢討，說吳晗已交代对三面紅旗不滿，同情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吳晗的所謂檢討，都是彭真制造的假批判真包庇大陰謀的組成部分。

吳晗反动面目被揭穿以后，彭真要他下乡躲风

吳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被揭发以后，彭真叫他以搞四清为名去昌平躲风，还让秘书专门照顾他的生活，单独住一間房子，不与当地貧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吳晗嫌公社食堂的飯不好吃，带着餅干、牛肉干、巧克力糖。不下去劳动，也不参加运动，整天坐在房子里琢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对策。

对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鋒，为什么照顾得这样无微不至？就是因为他有大靠山彭真。

彭真极力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

彭真把关鋒等左派同志詆毁成有学閥倾向的人。說他們写文章“口气大，教訓人”，并說：“我已让人跟关鋒談了話，告訴他不要走学閥的道路”。

四月三日《北京日报》轉載了戚本禹同志四月二日的文章，彭真指責說，“不能看他（吳晗）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是否談过話，是否有过接触来作結論”。并說：“我和赫魯晓夫见过面，談过話，握过手，会談过好几次，能說我和他們有什么关系嗎？”

二、彭真包庇反党急先鋒廖沫沙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廖沫沙一九六一年八月放出了《有鬼无害論》这支毒箭，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现了并进行了批判。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批轉文化部党組“关于改进和加强剧目工作的报告”和“关于停演‘鬼戏’的請示报告”又点了名批判。彭真为了包庇廖沫沙，一直不公开他的問題，欺上瞞下，只由刘仁找他談几次話，企图私下了事。

由于中央一再批判，混不过去，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在市委统战部干部中对廖进行批判，但是廖沫沙沒有低头认罪，彭真就在市委全会上包庇他过了关，并且让《北京晚报》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七日发表了他的假檢討，妄图以此蒙騙过关，逃之夭夭。

直到吳晗这条毒蛇已做公开揭露，廖这条毒蛇也难隱藏了，他們把几次压下不向中央报告的关于廖沫沙問題的报告草稿拿出来，匆匆忙忙地修

改上报，欺騙中央。到“三家村”黑店掌柜邓拓也保不住了，才在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上拋出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底的“编者按”，把廖沫沙作为主将抬出来，玩弄舍车马、保主帅的阴谋。

三、千方百计地为反党头目邓拓打掩护。制造舍车保帅的“四·一六”大阴谋

彭真早就为邓拓向党中央放毒箭鸣锣开道

一九六二年邓拓的《燕山夜话》在《北京晚报》连续发表时，彭真就表扬《北京晚报》办得好，丰富多采，受人欢迎。这是向人们推荐《北京晚报》，为邓拓反党反毛主席鸣锣开道。

彭真包庇邓拓大搞投机倒把活动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一期简报上，刊登了一篇揭发邓拓利用职权侵占大量国家文物字画，投机倒卖获取一万余元暴利的罪恶勾当。彭真立即把这期简报批给郑天翔、万里、邓拓阅，暗示郑、万包庇邓拓。郑天翔、万里马上指派办公厅主任项子明和监委副书记孙方山，大施“瞒天过海”之计，搞出一个盗用监委名义的“调查报告”，极尽遮掩包庇之能事。邓拓一方面假惺惺地写个检讨报告，把一些“收藏”暂时地交到“市委来”，另一方面，却仗势有彭真撑腰，竟然狂妄地写信对追查他这件事表示极为不满。

彭真是包庇邓拓的后台老板

“三家村”的急先锋吴晗受到公开批判后，彭真怕把黑店的底全兜出来，便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叫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叫李琪写一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企图把政治问题拉到“学术”问题，蒙混过关。

情况紧急，邓拓过不去关。彭真就叫刘仁出面，组织内部的假批判，以为这样就可以向中央报账了。

假批判会议一开始，刘仁、郑天翔就为邓拓定调，刘仁说：“邓拓犯了错误，要清理清理思想”，郑天翔则代表市委说：“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反对自由市场、反对单干风、翻案风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这几年做了很多

工作，写了一些文章，《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里有些文章有錯誤。”

彭真見一計不成，再來一計，讓劉仁、鄭天翔、李琪、范瑾、張文松、宋碩等人為《前綫》、《北京日報》編輯部寫個假檢討，由彭真的小舅子張文松（市委教育部長）執筆，這就是四月十六日的編者按。這個几百字的編者按，不知熬盡了老板和伙計們多少腦汁，寫了好幾天，反復討論了多少次。一字一句地斟酌，千方百計地掩蓋鄧拓的罪行。

彭真這個大陰謀家在《編者按》發表後，不僅對鄧拓進行慰問，並做了長期安排，彭真通過張洁清給李琪打電話，讓李琪找鄧拓的愛人轉告鄧拓：好好檢討，將來還可以做文化戰士（大意）。意思是這就是叫鄧先委屈一下，將來還可東山再起。

揭穿彭真的陰謀活動

今年三月底，毛主席批評了前市委包庇壞人，批評了彭真的錯誤以後，彭真立即進行一系列的陰謀活動，對抗毛主席的批評。

四月五日彭真召集許立群、李琪、張文松、范瑾、宋碩等人在他家里開會，彭真說：“學術提綱有錯誤啦，我反修、搞工廠、農村四清都不落后，但文藝戰綫上不成，讓我作組長搞學術就抓瞎了……。”這是彭真的瞞天過海之計，企圖把自己裝扮成僅僅是犯了錯誤，掩蓋反黨罪行。他還以一個黑幫頭子的口吻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暗示這些狐群狗仔們保他過關。

四、對抗毛主席指示，反對黨的文艺方針

毛主席對文艺工作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就有過兩次批示。毛主席在第一次親自批給彭真、劉仁的信中說：“……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這需要從調查研究着手，認真地抓起來。”看，這兩位書記是怎樣抓的呢？

1. 彭真拒不貫徹毛主席的指示，反而千方百計地抗拒，大會小會均由李琪主持，彭真、劉仁從未露過面，但卻向中央寫報告說“堅決貫徹了”毛主席的批示。

2. 一九六四年七月正是京劇大演革命現代戲的時候，彭真却在“京劇

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唱对台戏，說：“最近可以把历史戏稍微搁一搁，集中精力突破现代戏这一关，搞一个时期，把革命的现代戏演顺了手，再同时少量地演一些古为今用的历史戏。”过了一段时间，彭真就让李琪搞了一百出（这是少量的嗎？）京剧历史戏剧目准备演出。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全国文化局（厅）长會議上的报告中，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調。

1. 在估計几年来文化战綫的工作时，彭說：“总的估計應該說文化战綫絕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基本上是好的。

这是和中央的分析：“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綫”明目张胆地唱对台戏。

2. 彭說：“一切錯誤、反动的东西，必須坚决破，但是沒有立，就不能坚决破”，“沒有立，就不能彻底破”。和中央指示的“不彻底破，就不能真正立”大唱反調。

3. 彭說：“犯錯誤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如果过去写过錯誤作品的，自己写一篇批判文章，清理清理，不是很好嗎？”“这样作，主动。大家感情好，日子也好过了”。彭真这样讲，是有意掩盖自己的問題，为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脫罪責，这是有意把敌我矛盾問題說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一九六四年五月，彭真审查实验京剧团的《箭杆河边》。李琪向他說：“那天江青同志看了这个戏以后，說反面力量太猖狂了。”彭恶毒的攻击江青同志說：“不要怕反面把你压倒。”彩排结束后，彭真又针对江青同志提的意见，叫囂：

“这个戏基本上可以了。不要大調整了。”

五、利用《文艺界情况》，搜集情报， 进行反党勾当

彭真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指使邓拓、李琪等办《文艺界情况》进行反党勾当。

从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发刊，到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停办。共发正刊七十二期，附刊六期。正刊发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陈克寒、范瑾、李

琪、赵鼎新、項淳一。附刊只送彭真一人。

第一，抗拒毛主席的批評，多方搜集材料，陰謀整左派。

彭真对毛主席的批評怀恨在心，千方百計找上海文艺工作中的缺点和問題。

邓拓从宣传部文艺处要走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关于文艺問題的讲话，让他的秘书手抄后，作为《文艺界情况》的附刊由邓亲自送給彭真，妄图从这些讲话中，寻找攻击革命左派的“子弹”。

第二，招降納叛，搜集反党資料，为资本主义复辟做組織和思想的准备。

彭真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陰謀，利用《文艺界情况》系統地收集了周扬、林默涵、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陈荒煤、袁文殊、李超等对文艺的反动言論，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修正草案）、《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见》（草案）。妄图为篡党篡国，搜罗反党心腹，为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文化大革命，做組織和思想准备。事实証明，在这场包庇“三家村”黑店的丑剧中，他所搜罗的那伙同党，确实成了他的帮凶和打手。

六、彭真反对戏剧改革，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戏大开綠灯

彭真反对戏剧改革。他恶毒地說：“死人戏、洋人戏，不是不可以演，马克思列宁都是古人、死人、洋人，难道連他們的戏都不可以演了嗎？”他还攻击以毛泽东文艺路綫指导下产生的革命现代戏《沙家浜》《紅灯記》說：“这些戏都是民主革命的内容，沒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东西。”

在全国大演京剧革命现代戏，彭真指使邓拓在北京实验京剧团大力提倡演传统戏，他說要亲自动手整理《除三害》《将相和》，叫实验京剧团演出。他还說青年演員要练基本功，必須排传统戏。很快，这个剧团就排演了为罢了官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喊冤的《于謙》。

一九五七年前后，彭真在一次报告会上談到京剧《四郎探母》时說：“解放这么多年，大家觉悟都提高了，有誰看了《四郎探母》会去当汉奸嗎？这个戏演了有什么关系？”

(3) 彭真对抗二十三条， 反对城乡四清运动

一、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 公开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辩护，为四不清干部开脱。

二十三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彭真在一次四清工作会议上說：“任何一个人，把他的缺点、錯誤集中起来，提高到原則上，加以分析，都可以枪毙。”并說他历来不贊成这种做法。这是公开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护。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彭真在北大社教工作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会上，他根本抹杀北大有严重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說：“北大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并且十分武断地說：“如果北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国还有几个学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2. 压制群众，不許群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

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市委全会作报告，针对通县的四清运动說：“少开斗争大会，还是开小会，个别谈。有极坏的人，在大会上搞那么十分、二十分钟，让群众表现自己的力量，他检讨交代一下，分组讨论就可以了，不要用大会去压。”并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对严重四不清干部正进行激烈的斗争，于一月二十九日，硬把全体干部集中到县里开四级干部会。开会期间，免费让四不清干部吃嫩肉馒头，不許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批判斗争，只許“互相批评”、“劝善规过”，誰不按照他的办法，就是“立三、王明路线”，就是“一棍子打死”。他对坏人却十分爱护，甚至說：“对

于有比較系統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觀點的人，也是小會幫”。

在通縣四清運動中貧下中農扒了四不清幹部不勞動而多占的工分，彭真說：“有的地方工分亂扒一氣”，並為這些人叫屈，說：“人家是掙工分的，要吃飯的，你扒了怎麼行！”貧下中農要對四不清幹部貪污盜竊的非法所得，按二十三條規定，進行經濟退賠，彭真卻出來為四不清幹部撐腰，不要他們退賠，氣勢汹汹地說：“人命有一條，房子就那么點，你讓他退什麼？”

3. 鼓動四不清幹部大搞翻案。

通縣四清運動後期核實定案時，彭真特意強調允許翻案。他叫工作分團的人主持四不清幹部會議，主動讓四不清幹部翻案。這樣終於在通縣掀起了一場大的翻案風。永樂店農場德紅務大隊搞出九萬多斤糧食，翻案後只剩下幾千斤。有一個村，查出了三萬斤糧食……，幾乎翻光。群眾為此非常氣憤。

4. 不許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彭真在通縣強調“核心班子要新老結合，要有犯了錯誤但有能力的幹部”，“原有幹部撤換面不許過大”。“撤換幹部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有的百分之六十，不要把這個問題看成小事，這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把市委、縣委……換掉一半，就沒問題嗎？你換人的覺得沒問題，被換的覺得有問題”。他還譏蔑這是“輪流坐莊，互相拆台”，並威脅說這樣“非亡國不可！”運動中貧下中農在黨的領導下，打擊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涌現了一些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分子，並被選為新的幹部，彭真卻說：“貪污分子也不是沒能力。”反而譏蔑罵新當選的幹部說：“這些人雖然什麼毛病也沒有，但就是不能領導三大革命，就是廢物！”

彭真這樣講後，使許多支部着眼點不是建立一個革命的左派班子，而是採取了“修修補補，拼拼湊湊，合二而一”的辦法。有相當一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不稱職的被保留了下來。

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彭真對通縣四清運動的後期工作作指示，說：“你們不要以為貪污分子不能用了，可以用，再有問題再搞嘛。如西漢劉邦就用了貪污、盜嫂的陳平作宰相，劉邦問陳為什麼貪污，陳說沒錢花，劉給了